

奥古斯都时代罗马诗歌中的意大利

——以贺拉斯作品为考察对象

岳 成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黑龙江大学 应用外语学院,哈尔滨 150080)

【摘要】 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怎样看待意大利?这是研究罗马共和末年到帝国初期历史必须回答的重要问题之一。从当时著名诗人的作品中寻找答案是一种尝试,其意义非同一般。贺拉斯是当时最著名的罗马诗人之一,他的作品集中地反映了他心目中的意大利。在他看来,意大利是一个区别于罗马城和罗马国家的地域实体;他家乡的阿普利亚人的生活和性格表现了意大利的民族精神,已经与罗马人融为一体;意大利在政治上归属于罗马已经毫无疑义;佃农的家庭生活成为当时意大利经济生活的普遍现象;在吸收希腊文化的基础上,统一的罗马—意大利文化融合而成。贺拉斯诗歌中的意大利是当时罗马人关于意大利的看法的一种概括和升华,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侧面并在一定高度上来认识奥古斯都时代暨罗马共和末年到帝国初期的意大利的社会和文化状况,从而丰富今天的罗马史研究。

【关键词】 贺拉斯;诗歌;罗马;意大利;罗马帝国;奥古斯都

【中图分类号】 K54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5)02-0075-13

一、问题的缘起

罗马对意大利的征服是它从台伯河畔的一个蕞尔小邦发展成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的基础。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成立,罗马的势力开始向意大利延伸。从公元前5世纪70年代到公元前3世纪70年代,罗马人在意大利与半岛原有民族和外来入侵者进行了多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经历挫折和失败,并付出巨大牺牲,最终击败了北部的伊达拉里亚人(Etruscan)和中部的萨莫奈人(Samnite)等意大利的古老民族,成功抵御了高卢人(Gaul)的入侵,把希腊人的势力驱逐出意大利南部,实现了对意大利的统治。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罗马人虽然占领了意大利,却并未彻底征服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没有罗马公民权,无法和罗马人享受同样的公民待遇。这使他们对罗马国家缺乏向心力,在情感上无法同罗马人产生共鸣,与罗

马人的民族矛盾非常尖锐。公元前90年至公元前88年,在为争取自由和公正而同罗马人对抗的斗争中,意大利人获得了罗马公民权,真正具有了与罗马人休戚与共的政治和情感基础。到了奥古斯都时期,奥古斯都加强了对意大利的统治,打破了按其原有的民族分布划区的做法,把意大利重新划分为11个地区^①。意大利人在情感上也愈加归属于罗马。但在罗马人看来,意大利仍然是与罗马有清晰界限的概念。认清这一时期罗马人对意大利的看法,对于研究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历史至关重要,可以使避免一些历史名词的混淆,如罗马城、意大利和罗马等。它们都有具体所指,不能混用。

一些著名的古典作家,如加图、维吉尔、西塞罗、老普林尼、狄奥·卡西乌斯和普鲁塔克等,近现代学者塞姆(Syme)、孟德斯鸠、科瓦略夫、罗斯托夫采夫等,都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对奥古斯都时

【收稿日期】 2014-08-16

^① Kathryn Lomas, *Roman Italy 338BC-AD200: A Sourcebook*, London: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96, p. 90.

代意大利的看法^①。在罗马史研究领域,古典著作和近世著作主要侧重于从政治归属、经济状况和文化属性上来看待意大利,依据的资料也局限于正统史料范围之内,文学作品关注不多。可是在罗马人怎样看待意大利这样的问题上,无论如何是不能脱离情感因素的,即使是理性的认识,也注定是与情感交融在一起的。如果是这样,那么,研究罗马人怎样看待意大利,就一定要参考当时罗马人的文学作品!诗歌是奥古斯都时期的主流文学形式,一方面,它是官方提倡和利用的文学体裁,必然反映奥古斯都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它又与罗马公民关系密切,植根于古罗马普通公民之中,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古拉丁语不但可以作为一种记述性的语言,还可以作为一种表达丰富情感的工具,通过梳理、分析与鉴别古罗马诗歌,我们可以体会到普通罗马人对意大利的真实情感。从平民的视角来看,这种真实情感不同于有官方背景的古典史家的平实记述,更多是源自内心的一种咏叹,是一个民族集体情感的表达,往往更加真实和深刻。

对于古罗马的诗歌,我们似乎并不陌生,像维吉尔,就是许多中国读者熟悉的罗马诗人。他的《埃涅阿斯纪》被反复翻译和解读,从中可以了解某些罗马人究竟是怎样看待意大利的。可是仅仅知道一位诗人显然还不够,必须同时关注古罗马诗坛的另一位巨擘贺拉斯(前65—前8)。贺拉斯出生在意大利南部阿普利亚附近的韦努西亚,后来成为罗马公民。奥古斯都时期,罗马人和意大利人的融

合加强,意大利人纷纷获得罗马公民权,来自意大利的罗马人已经成为这一时期罗马人的主流人群^②,在元老阶层中,来自意大利自治市的人已占绝大多数^③,而在罗马作家中,除贺拉斯外,还有很多来自意大利,如维吉尔来自意大利北部的曼图阿、普罗佩提乌斯来自意大利的翁布里亚。如此看来,研究贺拉斯这样的出生在意大利的罗马人对意大利的看法,自然就具有了重要意义。

在中外学术史上,贺拉斯被认为是最典型的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④,古罗马著名的文法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认为贺拉斯的诗歌是唯一值得阅读的拉丁诗歌^⑤。作为一位亲身经历了奥古斯都时代剧烈变化的伟大诗人,贺拉斯对意大利的看法对研究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历史具有特殊的价值,他在诗歌中对意大利的表述贯穿始终,带有强烈的民族感情,对我们准确把握共和国末年至帝国初年意大利的发展脉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他的作品有《讽刺诗》2卷18首、《长短句》17首、《颂诗》4卷103首、《世纪颂》1首、《诗体书简》2卷22首和《诗艺》1首。贺拉斯用古拉丁语写作的这些作品,经过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注疏和翻译,非常完整地保存下来,是研究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历史的珍贵史料,也是笔者写作此篇论文的第一手史料^⑥。笔者力图在认真研读贺拉斯全部作品的基础上,对其诗歌中关于意大利的表述进行系统的梳理,进一步厘清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对意大利及意大利人的真实看法,从而为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当时意大利

- ① 关于古典和近现代学者对于奥古斯都时代意大利的看法,可参考以下资料:Cato, *On Agriculture*, 4—5. Virgil, *Aeneid*, 7—12. Virgil, *Eclogues*, 1. 64—78. Virgil, *Eclogues*, 1. 73—83. Virgil, *Eclogues*, 1. 19—25. Cicero, *Post Reditum in Senatu*, 39. Cicero, *Letters to Atticus*, 8. 16. 1. Cicero, *On the Republic*, 2. 10. Pliny the Elder, *Natural History*, 18. 7. 35.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50. 1. 3. Plutarch, *Antonius*, 55. Ronald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p. 276—293. [法]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婉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9—50页。[俄]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王以铸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页。[美]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马雍、厉以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32页。
- ② David West, *Horace, Odes III, Dulce Periculu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6.
- ③ Cicero, *Pro Sulla*, 24.
- ④ Kurt A. Raaflaub & Mark Toher, *Between Republic and Empire: Interpretations of Augustus and His Princip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40.
- ⑤ Quintilian, *Institutio Oratoria*, 10. 1. 96.
- ⑥ *Sernones* 为《讽刺诗》拉丁语标准名称, *Satires* 为《讽刺诗》英语标准名称; *Epodi* 为《长短句》拉丁语标准名称, *Epodes* 为《长短句》英语标准名称; *Carmina* 为《颂诗》拉丁语标准名称, *Odes* 为《颂诗》英语标准名称; *Carmen Saeculare* 为《世纪颂》拉丁语标准名称, *Hymn for a New Age* 为《世纪颂》英语标准名称; *Epistulae* 为《诗体书简》拉丁语标准名称, *Epistles* 为《诗体书简》英语标准名称; *Ars Poetica* 为《诗艺》拉丁语标准名称, *The Art of Poetry* 为

的社会和文化状况提供帮助。

二、贺拉斯诗歌中的意大利

贺拉斯诗歌^①的创作时间纵贯古罗马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时代——从共和国末年的内战时期一直到奥古斯都创立的帝国初期。诗歌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学、道德、宗教、哲学、文化、艺术、宴饮、友谊和爱情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我们研究罗马人如何看待意大利和意大利人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一) 地理

在贺拉斯的《讽刺诗》(Satires)中，意大利是一个完全区别于罗马城和罗马国家的地域实体。在《讽刺诗》1.6(Satires 1.6)中，诗人描写的罗马官员的候选人应该是要承担起管理公民、罗马城、帝国、意大利和神庙职责的人^②。意大利作为一个

地域实体与罗马城和帝国并列出现。由此可见，在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在地理上与罗马城和帝国还存在严格的界限。这些历史名词均为公元前1世纪前后罗马从共和国向帝国过渡时期的地理概念，其中罗马城专指罗马帝国的发轫之地，帝国则是以罗马城为政治中心的一个国家概念，意大利指除罗马城之外的整个意大利半岛，它们不是可以互换的词汇，在复杂多变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中，这些词汇都具有不容混淆的具体所指。在《讽刺诗》2.6(Satires 2.6)中，贺拉斯被一些试图打探机密消息的人纠缠，从诗人的回答来看，他不关心的问题除了达契亚人的入侵外，还有亚克兴战役的老兵被安置在了西西里还是意大利^③。从此则材料看来，意大利在亚克兴战役后，成了屋大维安置老兵的地区。这些地区作为安置地，对以农耕为主的罗马人而言，就必然要具有耕作功能。罗马城显然不具备

《诗艺》英语标准名称。本文所依据的贺拉斯作品的译本主要是权威的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的C·E·贝尼特的英译本(C. E. Bennett, *Horace: Odes and Epod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尼埃尔·鲁德的英译本(Niall Rudd, *Horace: Odes and Epod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和法伊尔克劳夫的英译本(H. R. Fairclough, *Horace: Satires, Epistles and Ars Poetica*,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9.)。笔者根据以上三个英译本，对照拉丁文原文，并参考其他英译本，已把贺拉斯的全部作品翻译成汉语，为探究贺拉斯如何认识意大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笔者参考的贺拉斯作品的其他英译本有：企鹅古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中的谢菲尔德的英译本和尼埃尔·鲁德的英译本：W. G. Shepherd, *Horace: The Complete Odes and Epodes*, Penguin Classics, London: The Penguin Group, 1983. & Niall Rudd, *Horace: Satires and Epistles*, Penguin Classics, London: The Penguin Group, 1973. 菲利普·弗朗西斯等人翻译的两卷本《贺拉斯作品》，这是笔者可以见到的最早的贺拉斯作品的英译本，参见：D. D. Philip Francis, *Horace*(2 vols.),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844. 海伦·汉兹翻译的贺拉斯《颂诗》的全部四卷，他的译本直接从拉丁原文译出，比较重视原有的韵律，注释较详细，参见：Helen Rowe Henze, *The Odes of Horace*,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1. 大卫·费里翻译的《贺拉斯颂诗》和《贺拉斯的诗体书简》，其特点是采用了拉丁文和英文对照的形式呈现贺拉斯的诗歌，注重节奏与韵律，参见：David Ferry, *The Odes of Horace*, New York: Douglas & McIntyre Ltd., 1997. & David Ferry, *The Epistles of Horace*, New York: Douglas & McIntyre Ltd., 2001. 悉尼·亚历山大翻译的《贺拉斯颂诗和讽刺诗全集》，该译本较通俗易懂，但现代语境明显，参见：Sydney Alexander, *The Complete Odes and Satires of Hora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罗伯特·布莱等35位现代诗人集体翻译的《贺拉斯颂诗》，这个译本是第一次由现代诗人而不是古典学家翻译的贺拉斯诗歌，译后的贺拉斯诗歌比较符合现代英文诗歌的特点、节奏和韵律，参见：Robert Bly(Etc.), *Horace: The Od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杰夫里翻译的《贺拉斯颂诗》，该译本注重从文学角度呈现贺拉斯的诗歌，并且注释相当准确，参见：Jeffrey H. Kaimowitz, *The Odes of Horac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约翰·戴维翻译的《贺拉斯的讽刺诗和诗体书简》，该译本的特点是以叙述性的文字呈现贺拉斯的讽刺诗和诗体书简，注释非常详细，参见：John Davie, *Horace: Satires and Epistl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① 贺拉斯的全部作品都可视为诗歌体裁，《颂诗》、《世纪颂》、《长短句》和《讽刺诗》毋庸置疑，即便是《书简》(《诗艺》即是《书简》中的一篇)也是诗歌体裁的，所以学术界一般称其为《诗体书简》。

②③ Horace, *Satires*, 1. 6. 34—35; 2. 6. 55—56.

这样的功能,意大利作为与罗马界限分明的地域实体再次清晰展现。值得一提的是,贺拉斯把意大利与西西里并列,从语境上看,这是完全排他的两个地理概念,让我们更加明确了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的地理所指,那就是不包括罗马城在内的整个意大利半岛,西西里岛也不在意大利的地理范围之内。

意大利还保留在贺拉斯的童年记忆和家乡记忆中。贺拉斯的出生地在韦努西亚(Venusia),在地理上位于意大利南部的阿普利亚(Apulia)。这一地区的很多地名和自然特点都出现在贺拉斯的诗歌中,成为贺拉斯的童年记忆和家乡记忆。贺拉斯在提到童年和家乡的时候,曾回忆道:

在我的孩提时代,在无路的阿普利亚边境的武尔图尔山(Vulture),当我玩耍到疲惫至极的时候,倒地睡在我奶妈的小屋前,传说中的林鸽衔着新掉落的树叶盖在我身上。无论是住在高耸的阿策伦提亚(Acherontia)住屋中的人们,还是住在班提亚(Bantia)林中空地的人们,抑或是住在低洼的伏伦特姆(Forentum)肥沃土地的人们,都对这惊奇不已——我怎能安全地入睡,而没有受到熊和黑蛇的攻击,神圣的月桂和桃金娘怎能层层堆起盖住了我的身体,感谢神保护了一个勇敢的孩子。^①

在这则材料中出现的阿普利亚、武尔图尔山、阿策伦提亚、班提亚和伏伦特姆都是与贺拉斯的家乡南意大利的韦努西亚相关的地理词汇。熊和黑蛇是韦努西亚经常出没的动物,月桂和桃金娘是韦努西亚的常见植物。由此可见,贺拉斯对意大利的认识并不限于一个地理名词,还有丰富的地理内涵,因为他从小在韦努西亚长大,所以对这一地区印象深刻。这种印象相较于罗马的城市景象,更多地是展现了意大利乡村的特点,成为贺拉斯的童年记忆和家乡记忆,也是贺拉斯对意大利的地理记忆。

更难能可贵的是,贺拉斯还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精彩的在意大利半岛旅行的画面——布林迪西(Brundisium)之旅,权威学者认为这是一次真实的旅行^②,可能是公元前38年贺拉斯陪同梅塞纳斯参加与安东尼谈判的一次旅行。在这次旅行中,贺拉斯除了作为梅塞纳斯的旅伴之外,还可能承担某些秘密的政治任务^③,但贺拉斯在此诗中并未言明,因此贺拉斯在此次旅行中的政治作用我们无从得知。不过,贺拉斯对这次旅行的记述却为我们认识当时的意大利地理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下页这幅草图显示了贺拉斯的旅行路线,笔者还标注了贺拉斯的家乡韦努西亚(Venusia)、度假胜地库麦(Cumae)和他在诗歌中经常提到的塔兰托(Tarentum)和提布尔(Tibur),尽管贺拉斯在此诗中并没有提到这四个地名的具体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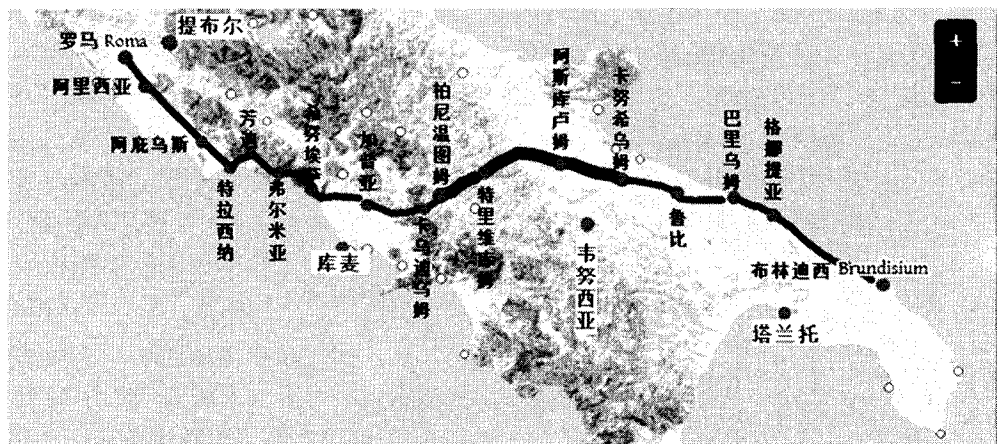
通过研读贺拉斯的这首旅行诗歌(Satires 1. 5),我们可以一览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在意大利半岛旅行的全貌:

1. 布林迪西之旅的行程。旅行的起点是罗马(Rome)。第二站是阿里西亚(Aricia),位于奈米湖(Lake Nemi)边的一座小城,距离罗马23.7公里。第三站是阿庇乌斯(Appius),距离阿里西亚39.9公里。虽然从罗马到布林迪西有一条连贯的陆路相通,但从阿庇乌斯到费罗尼亚溪(Feronia)附近之间的这一段道路经常被亚平宁山(Apennines)自上而下的疾流冲毁,导致出行不畅,但从阿庇乌斯到费罗尼亚溪附近还有一条长约26公里的运河,在陆路被冲毁的时候,人们大都选择坐船走这条水路。贺拉斯一行即选择了这条水路。第四站是特拉西纳(Terracina),距离费罗尼亚溪4.4公里,贺拉斯用的是它的弗尔斯坎语(Volscan)名字阿克瑟尔(Anxur)。第五站是芳迪(Fundi),距离特拉西纳19.2公里。第六站是弗尔米亚(Formiae),距离芳迪21公里。第七站是希努埃萨(Sinuessa),距离弗尔米亚26.6公里。贺拉斯还提到了此城附近的坎帕尼亚桥(The Campanian Bridge),距离希努埃萨0.4公里。第八站是加普亚(Capua),距离坎

① Horace, *Odes*, 3. 4. 9—20.

② Rudd, Niall, *The Satires of Hora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 54—56.

③ Horace, *Satires*, 1. 5. 27—29, 33.



布林迪西之旅行程路线图①

帕尼亚桥 25.1 公里。第九站是卡乌迪乌姆(Caudium),距离加普亚 31.3 公里。第十站是柏尼温图姆(Beneventum),距离卡乌迪乌姆 16.3 公里。第十一站是特里维库姆(Trivicum),距离柏尼温图姆 37 公里。第十二站是阿斯库卢姆(Asculum),今天的阿斯科利(Ascoli),贺拉斯在诗歌中并没有言明这个城镇,根据与特里维库姆的距离 38.6 公里可推知。第十三站是卡努希乌姆(Canusium),距离阿斯库卢姆 51.8 公里。第十四站是鲁比(Rubi),距离卡努希乌姆 37 公里。第十五站是巴里乌姆(Barium),距离鲁比 59.5 公里。第十六站是格娜提亚(Gnatia),距离巴里乌姆 54.8 公里。第十七站是终点布林迪西(Brundisium),距离格娜提亚 49.9 公里。从行程可知,这是从意大利中部的罗马一直到东南部的布林迪西途经 15 个城镇的漫长旅行,总距离大约 547 公里,贺拉斯等人的整个旅行时间共计 13 天。

2. 布林迪西之旅使用的交通工具。纵观整个旅行,贺拉斯一行人主要通过步行、船只、骡子和马车完成整个旅行,其中在阿庇乌斯到费罗尼亚溪这段运河,贺拉斯等人是坐在由骡子拉着的船上完成的。

3. 布林迪西之旅的补给。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地方官员和驿站官员的接待，贺拉斯提到了芳

迪的官员甚至为贺拉斯一行人举行了欢迎仪式，还提到了坎帕尼亚桥附近的驿站官员提供了燃料和盐。第二，随行贵族在沿途城镇的别墅。贺拉斯提到了随行贵族科齐乌斯的别墅储备充足。第三，沿途的居民、驿站和旅店。贺拉斯提到了阿斯库卢姆的面包质量非常好，很多旅行者都买一袋为后面的旅行做准备，那里的水也要用钱买，贺拉斯对此非常惊讶。

4. 布林迪西之旅沿途的娱乐。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球类运动。在加普亚，梅塞纳斯曾出去打球，但具体是何种球类运动我们无从得知，只知道打这种球需要较好的眼力，贺拉斯和维吉尔当时因眼睛酸疼并没有陪同梅塞纳斯一起玩。第二，随行门客的“文斗”。古罗马人的角斗士游戏共有三种。第一种是“武斗”，即我们比较熟悉的角斗士互相角斗的表演，人斗兽和海战都属于“武斗”范围。第二种是“武斗”和“文斗”结合的方式，在贺拉斯的前辈卢希里乌斯的作品中，描述了两个角斗士在进行角斗之前互相侮辱，这种侮辱也是观众的欣赏内容之一，称为“文斗”^②。第三种就是贺拉斯在本诗中提到的梅塞纳斯的两个门客之间的斗嘴，其目的是为了娱乐主人，这种“文斗”一般语言诙谐，令人捧腹，贺拉斯对此非常着迷。第三，幽会。在特里维库姆，贺拉斯要和一个姑娘幽会，但最后姑娘食言未

① 这是笔者解读贺拉斯的《讽刺诗》1.5 (*Satires* 1.5) 后, 参考其他一些文献所绘的布林迪西之旅行程路线图, 参考文献有: 1. Niall Rudd, *Horace: Satires and Epistles*, Penguin Classics, London: The Penguin Group, 1973, p. 62.
2. Raymond Chevallier, *Roman Road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pp. 24-26, 211-213.

② Lucilius, *Satires* (*Journey in Sicily*), 3. 5. 117ff.

出现,欲望难耐的贺拉斯还做了一个淫梦。第四,斗歌。贺拉斯描述了一个乘客与船夫斗歌的场面。

5. 布林迪西之旅中的突发情况。第一,船夫怠工。贺拉斯描述了船夫偷懒怠工,后被乘客用柳条殴打的场面。第二,在柏尼温图姆,主人在烤画眉的时候引起了火灾,惊慌失措的主人和奴隶一起救火。

6. 布林迪西之旅中的人。第一种人,梅塞纳斯、科齐乌斯和方提伊乌斯·卡皮托(Fonteius Capito)等贵族。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主角,虽然旅途劳顿,但却是负担最小的享受者。第二种人,文学家。包括贺拉斯、普罗提乌斯(Plotius)、瓦里乌斯和维吉尔等诗人和修辞学家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us)。他们是受到梅塞纳斯赞助的文学家,生活待遇与梅塞纳斯相差无几,贺拉斯与这些同行友谊深厚,从欢迎和告别中可见一斑。第三种人,前面的两个“文斗”者——梅塞纳斯的奴隶或被释奴萨尔门托斯(Sarmentus)和梅西乌斯·西西茹斯(Messius Cicirrus)。他们是在旅行中为梅塞纳斯等贵族提供娱乐服务的。第四种人,地方官员和驿站官员。整体上,贺拉斯对他们持嘲笑的态度,认为他们自以为是。第五种人,船夫等服务人员。他们一般是奴隶。贺拉斯对他们持蔑视的态度,毫无同情之心。第六种人,贺拉斯的幽会对象——未出现的姑娘。贺拉斯把她视为能够满足性欲的工具。

7. 对布林迪西之旅的史料价值的整体评价。布林迪西之旅虽然是一次由文学家记载的政治之旅,但所涉政治内容无几,却给我们展示了公元前后在意大利半岛旅行的生动画面,因其地名与地理特征同现代地名与地理特征相差不大,故可信度较高,是一种能展示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人们在意大利半岛旅行的珍贵史料。

(二)民族

贺拉斯虽然对家乡韦努西亚有非常清晰的记忆,但他并不明确自己到底属于南意大利哪个具体的族群,这一点从以下这段诗歌中可见一斑:

尽管我是卢卡尼亚人或阿普利亚人,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属于哪个地区,事实上,韦努西亚的农民在这两个地区的边境上耕耘。根据古老的传说,当萨姆尼特人被赶走之后,韦努西亚人被有意迁往那个地区,这样,当这两个罗马人的死敌想发动战争的时候,发现自己被隔离了,不能通过敞开的边界攻击罗马人了,不管是阿普利亚人还是好斗的卢卡尼亚人。^①

从这则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南意大利复杂的民族构成。与罗马人的连年战争导致贺拉斯的家乡人口迁徙频繁,甚至贺拉斯自己也难以确认到底属于哪个族群。在贺拉斯的家乡,曾有萨姆尼特人、卢卡尼亚人、阿普利亚人和韦努西亚人先后定居。由此可见,贺拉斯的家乡韦努西亚这个地名也是根据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族群韦努西亚人来命名的。但韦努西亚人并不是这块土地上的土著居民,是被罗马人有意迁往这块土地来隔离阿普利亚人和卢卡尼亚人的。而尚武好斗的阿普利亚人也作为他对意大利民族记忆的代表,经常出现在贺拉斯的诗歌中。

阿普利亚人居住在贺拉斯的家乡南意大利的韦努西亚附近,他对这个民族的印象有两点。第一是勤劳。关于罗马富人的贪婪欲望,贺拉斯曾写道:

我想成为我所鄙视的财富的主人,而不是成为坐拥大量财富的穷人——把勤劳的阿普利亚人所创造的财富囤积在我的谷仓。^②

贺拉斯还由衷赞美阿普利亚人的农耕生活,他写道:

强健的阿普利亚人的皮肤被太阳晒黑的妻子,在家操持家事,照顾可爱的孩子,把晒干的柴禾高高堆在神圣的炉边,等待她们疲劳丈夫的归来,把嬉戏的兽群关在编条做成的围栏里,给母牛挤奶,从坛子里打出今年刚酿的甜美葡萄酒,那么路柯里尼牡蛎和比目鱼也不再吸引我。^③

① Horace, *Satires*, 2. 1. 34—39.

② Horace, *Odes*, 3. 16. 25—28.

③ Horace, *Epodes*, 2. 39—50.

在贺拉斯看来,阿普利亚男人勤劳,阿普利亚女人贤惠。他们的家庭生活是美好农耕生活的典范。

贺拉斯对阿普利亚人的第二个印象是尚武好斗。因尚武好斗,这个民族曾成为罗马人的死敌,罗马人甚至采取民族隔离政策来避免阿普利亚人的攻击^①。贺拉斯在诗歌中曾多次提到阿普利亚人,几乎每次都在这个民族前面加上了尚武好斗的标签。如:

即便是尚武的达乌尼亚(Daunia)的
广袤的橡树林和养狮者朱巴的炙土也不
生此兽。^②

其中的达乌尼亚就是指阿普利亚,贺拉斯把这个民族作为野蛮的代表在诗歌中展现。他对这个民族的勇武印象可见一斑。在罗马内战中,因阿普利亚人勇武,成为军事巨头在意大利征兵的主要对象,大量的阿普利亚人死于内战。贺拉斯曾因此感叹道:

什么样的海洋没有被遭到屠杀的达
乌努斯人的血所染红!^③

这里的达乌努斯人就是阿普利亚人。在阿普利亚人被罗马人征服之后,因其尚武好斗的特点,这个民族也成为罗马对外扩张的主力,在公元前53年的卡雷(Carrhae)战役中,克拉苏率领的罗马军队主要是由马西安人和阿普利亚人组成^④。马西安人是中意大利的一个民族。他们和来自南意大利的阿普利亚人一样,以骁勇善战著称。贺拉斯理所当然地把这两个民族都贴上了罗马人的标签。在他看来,这两个民族的罗马属性是毋庸置疑的。在由克拉苏率领的这支主要由马西安人和阿普利亚人组成的罗马军队被帕提亚人击败后,克拉苏被杀,幸存的战士被帕提亚人俘虏。当贺拉斯得知这些被俘的战士在帕提亚竟然娶妻成家时,他感叹道:

作为马西安人和阿普利亚人,他们却
娶了死敌的女儿,屈从于帕提亚国王,在
异国的土地上渐渐老去,虽然朱庇特神殿

和罗马城依然屹立,但他们却早已忘记了
神圣的盾、罗马人的名字、托加和永恒的
维斯塔。^⑤

从此则材料可以看出,在贺拉斯看来,奥古斯都时代的意大利人已经被视为罗马人,他们被想当然地贴上了罗马的标签,具有和罗马人同样的民族认同。

(三)政治

意大利从属于罗马,在罗马的军事征服中贡献巨大,也是罗马征服的受益者,与罗马共同迎来了帝国的辉煌。

1. 意大利从属于罗马:“谁恢复了你的公民身份,使你得以重敬家庭守护神和重见意大利的天空?”^⑥

在《讽刺诗》1.6(*Satires* 1.6)中,诗人描写的罗马官员的候选人应该是要承担起管理公民、罗马城、帝国、意大利和神庙职责的人^⑦。简单的职责排序在政治领域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小问题,而是一个决定优先次序的重要政治选择,对意大利的关注仅仅处于一系列政治考量的次要地位,而对罗马城的关注却居于主要地位。由此可见,在贺拉斯眼中,意大利问题是次要问题,而罗马城的问题才是主要问题。意大利对罗马城的从属地位可见一斑。在《讽刺诗》1.7(*Satires* 1.7)中,混血儿柏修斯(Persius)和普雷内斯蒂(Praeneste)人鲁皮里乌斯(Rupilius)发生了冲突,鲁皮里乌斯攻击柏修斯的话就像意大利的醋一样尖酸,而混血儿柏修斯就像被意大利的醋泡过一样,用意大利人的讽刺技巧来攻击鲁皮里乌斯^⑧。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两个争斗者各自所代表的族群,柏修斯虽是混血儿,但却是希腊人的代表,而普雷内斯蒂则是意大利的一个地区,所以鲁皮里乌斯显然是意大利人的代表,这场希腊人与意大利人的冲突的最终裁决者竟然是布鲁图(Brutus)这个弑君者的后裔——典型的来自罗马城的正统的罗马人^⑨。在贺拉斯眼里,意大利是一个与希腊一样从属于罗马的地区,当意大利人与希腊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最终的裁决者竟然

①⑦⑧⑨ Horace, *Satires*, 2. 1. 37—39; 1. 6. 34—35; 1. 7. 32; 1. 7. 33—34.

②③⑤⑥ Horace, *Odes*, 1. 22. 13—16; 2. 1. 34—35; 3. 5. 8—12; 2. 7. 3—4.

④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40. 12—28.

是罗马人,意大利对罗马的从属地位昭然若揭。在《讽刺诗》2.6(*Satires* 2.6)中,贺拉斯被一些试图打探机密消息的人纠缠,从诗人的回答来看,他不关心的问题除了达契亚人的入侵外,还有亚克兴战役的老兵被安置在了西西里还是意大利^①。在此,出现了两个政治问题,达契亚人的入侵问题和屋大维给老兵分配土地的问题。贺拉斯回避了这两个非常严肃的政治问题,因为给老兵分配土地的问题涉及意大利人的利益,贺拉斯忽视意大利人这种合法关切的行为,说明他对意大利事务漠不关心。意大利的从属地位在这里主要体现为涉及意大利人的事务并不是贺拉斯的关切范围,甚至可以漠不关心。贺拉斯在诗歌中还表现出了罗马对意大利强烈的领土拥有观念。在《颂诗》2.7(*Odes*2.7)中,贺拉斯在布鲁图军队中的战友最终返回了意大利,而其身份是得到特赦的罗马公民^②。得到特赦的罗马公民最终返回了意大利,在贺拉斯看来,就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这些表达已经非常深刻地表明意大利已经和罗马融为一体,成为罗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意大利作为罗马领土的一部分还在外敌入侵时得到了体现,在《颂诗》3.5(*Odes*3.5)中,强大的迦太基人在意大利的废墟上高昂起他们的头颅,准确地反映了汉尼拔入侵时期意大利地区遭到严重破坏的真实情况^③。在这首诗歌中,诗人哀叹作为罗马一部分的意大利遭到了外族的蹂躏,心中悲风四起,在贺拉斯眼里,意大利已经和罗马结成命运共同体,意大利的衰败与陷落其实就是罗马的耻辱,是诗人所不能容忍的。

以上诗歌分别从四个不同角度说明了意大利在政治上对罗马的从属地位:政治排序、法庭裁决、利益关切和领土归属。由此可见,在贺拉斯看来,奥古斯都时期的意大利在政治上从属于罗马。

2. 意大利与罗马休戚与共,意大利在罗马的军事征服中贡献巨大:“帕提亚人害怕意大利的锁链和地牢。”^④

在公元前23年发表的《颂诗》1—3卷(*Odes*1—3)中,贺拉斯对意大利的傲慢态度和罗马中心主义的观点悄然发生了变化,原因是他意识到了意大

利在罗马军事成功中的作用。在《颂诗》1.37(*Odes*1.37)中,当密谋推翻罗马政权的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火速逃离意大利的时候,屋大维追踪着她^⑤。此时的意大利,在贺拉斯笔下已经成为罗马领土的一部分,而这部分领土是不容许来自东方的埃及势力染指的,意大利既是罗马的领土,也是埋葬外来入侵势力的战场,有罗马自己的领土作为战场,屋大维的军事成功更有保障。在《颂诗》2.13(*Odes*2.13)中,帕提亚人被说成是惧怕锁链和意大利的地牢(*Italum robur*)^⑥。意大利的地牢指的是意大利囚禁危险战俘的传统习俗,在此指代罗马军队在征服其他民族的过程中对意大利后勤保障的依赖。在贺拉斯笔下,对于外敌帕提亚人而言,意大利人已经成为罗马人的一部分,共同抵抗外来的民族,并且发挥着各自的作用,罗马人在军事征服中取得胜利,而意大利人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在《诗体书简》1.18(*Epistle* 1.18)中,奥古斯都要带领意大利的军事力量去征服尚未征服的地区^⑦,而贺拉斯却建议罗马贵族洛里乌斯(Lollius)参加在战神广场举行的狩猎和竞技表演^⑧。当罗马贵族享受帝国的战果之时,那些意大利的士兵却在浴血奋战。由此可见,在罗马成功的光环背后是对意大利人力资源和后勤保障的巨大依赖,意大利人在罗马军事征服中功不可没。

贺拉斯的上述诗歌表明,意大利对罗马的军事成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包括意大利作为歼灭外敌的战场优势、为罗马军事征服提供后勤保障和意大利人作为战士直接为罗马军事征服浴血沙场三个方面。

3. 意大利是罗马征服的受益者,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罗马和意大利,迎来了罗马帝国的辉煌:“丰饶角已把大地的丰富物产带给了意大利。”^⑨

贺拉斯作品中的意大利和罗马之间的政治联盟在他晚期的作品中得到强化。在《颂诗》4.14(*Odes*4.14)和《颂诗》4.15(*Odes*4.15)中,贺拉斯利用不断提起罗马帝国征服的地区如高卢、日耳曼和西班牙等与作为整体概念的罗马和意大利作对比,构建起了意大利和罗马的整体印象。在这些诗

① Horace, *Satires*, 2.6.55—56.

②③④⑤⑥ Horace, *Odes*, 2.7.4; 3.5.38—40; 2.13.18; 1.37.6, 16; 2.13.18.

⑦⑧⑨ Horace, *Epistles*, 1.18.57; 1.18.54; 1.12.29.

里,意大利和罗马是平衡的伙伴关系,奥古斯都是这两个地区人民的共同的元首,意大利和罗马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而存在。

在《颂诗》4. 14(*Odes* 4. 14)中,对阿尔卑斯部落的镇压代表着一种征服进程的结束,这使得奥古斯都和他的军队与罗马和意大利周边的民族发生了联系。贺拉斯在诗中强调:

奥古斯都曾经是意大利和罗马的坚强守护者,现在已成为威严的世界之主。^①

在贺拉斯看来,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政治上,意大利和罗马都处于世界的中心,而奥古斯都正是这个以意大利和罗马为中心的帝国的神圣守护者。拉丁语形容词 *dominae* 出现在意大利和罗马之间的这种位置^②反映了这首诗所庆祝的共同征服的领土——意大利与罗马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在奥古斯都的领导下,去征服其他地区。

在《颂诗》4. 15(*Odes* 4. 15)中,贺拉斯强调奥古斯都的功绩使拉丁姆的名声和意大利的力量与日俱增,罗马帝国的名望和威严已遍布于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到太阳落下的地方^③。但这首诗的焦点不是对帝国中心地区的权威的维护,而是重在强调帝国的统治已经从以罗马和意大利为中心的地区向周边扩展,拉丁姆和意大利的声望从西部向东部延伸。但贺拉斯认为,这种征服并不是一种掠夺和扩张,只有边境的平息才能保证帝国中心秩序稳定,才能避免内战,而贺拉斯的诗歌事业也有赖于这种和平生活达到顶峰,“歌颂逝去的英雄、特洛伊、安喀塞斯和仁慈的维纳斯的子孙”^④。这首诗比前一首诗更进一步,认为罗马和意大利的政治共同体发动对外征服的目的,是保证罗马帝国统治的中心地区——罗马和意大利——的社会安定,当然也在另一方面把罗马和意大利的声望扩展到其他地区。

在《诗体书简》1. 12(*Epistle* 1. 12)中,伊希乌斯(Iccius)被告知罗马帝国发生的事情,贺拉斯告诉他坎特布里亚人已经被阿格里巴征服,亚美尼亚人已经被提比略征服,帕提亚的弗拉提(Phraates)已经屈服于奥古斯都的统治^⑤。这是帝国军事成功的最高潮,奥古斯都的将领们在帝国的东西两线都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随之而来的就是对这些被征服地区在经济上的掠夺,贺拉斯在此特别强调:

丰饶角已把大地的丰富物产带给了意大利。^⑥

在希腊神话中,宙斯由阿玛尔特(Amalthea)用山羊的乳汁喂大,作为回报,宙斯赐予她一只施了魔法的山羊角,可以提供主人想要的任何东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贺拉斯运用这则希腊神话,表明罗马的军事成功不仅给罗马人带来了财富,也给意大利人带来了财富。意大利和罗马一样,成为罗马军事征服的受益者。

贺拉斯在诗歌中呈现出的对意大利的政治观折射出意大利的真实政治变迁,反映出奥古斯都把意大利拉入自己政治战车的历史。在公元前1世纪40年代晚期的佩鲁西亚(Perusine)战争中,为了得到意大利人的支持,屋大维发动了一场摒除狭隘罗马概念的运动,声称自己是全意大利的复兴者,首次提出了全意大利的概念^⑦。公元前36年,在诺洛楚斯(Naulochus)毁灭塞克斯都·庞培(Sextus Pompey)的舰队之后,屋大维通过南意大利的城市返回罗马。在那里,他像神一样受到当地人的欢迎,既因为他清剿了乡村地区的盗匪,也因为他击败了庞培军队的残余^⑧。公元前31年的亚克兴战役中,屋大维得到了全意大利的宣誓效忠,他采取了一种团结周边的部族抵抗外敌的经典策略,这种排斥埃及和东方的策略打出了防止罗马成为又一个亚历山大里亚的旗号^⑨。这样一种策略的设计是为了减轻人们对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

①③④ Horace, *Odes*, 4. 14. 44; 4. 15. 13-16; 4. 15. 30-32.

② 拉丁语原文是 *Italiae dominaeque Romae*, 出自 Horace, *Odes*, 4. 14. 44.

⑤⑥ Horace, *Epistles*, 1. 12. 25-28; 1. 12. 29.

⑦ Ronald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p. 98, 99.

⑧ Appian, *The Civil Wars*, 5. 130-132.

⑨ Stephen L. Dyson, *Community and Society in Roman Ital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95.

的担心,这非常必要地突出了罗马城的特权,意大利的其他地区环绕着罗马——即将成为世界首都的城市。而对奥古斯都的个人崇拜则发生在公元前13年,当时他被选举为大祭司长。根据奥古斯都自传,这场选举蜂聚了全意大利的罗马公民,他们涌入罗马城来参加投票支持奥古斯都,而这在罗马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①。奥古斯都也当之无愧地应该得到这种支持,他做了很多有益于全意大利人民的事情——结束了残酷的内战,建设城市,给老兵分配土地或现金,这在很大程度上造福了全体意大利人民。贺拉斯诗歌中体现出来的对意大利的政治观配合了奥古斯都在意大利的统治政策,是为加强罗马对意大利的统治和笼络意大利人民服务的,是奥古斯都的重要舆论宣传工具。

(四)经济

贺拉斯在诗歌中描写了一个被没收土地的意大利农民的生活,展示了一幅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农民生活的生动图景:“你会在一块小农田里看见他和他的儿子们赶着牛干活——这块农田现在被分配给了别人,他是一个强壮的佃农。”^②

贺拉斯描述了这个叫奥菲卢斯(Ofellus)的意大利农民的基本状况。他大概是生活在公元前1世纪中期意大利韦努西亚的一个农民。在内战中,他的土地被军事巨头没收充公,分配给了老兵。与维吉尔描述的意大利牧民被直接赶走而背井离乡不同,他沦为替新的土地拥有者耕种的佃农,他和他的儿子们像原来一样赶着牛从事农业生产,但土地所有权已被剥夺^③。由此可见,在罗马的军事巨头把土地分配给自己的老兵之后,有些意大利农民继续留在自己原来拥有的土地上耕作,沦为新的土地拥有者的佃农,受他们的剥削。这些意大利农民的农耕生活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的,他们使用牲畜进行耕作,但因对土地不再享有所有权,劳动果实的一部分要被新的土地拥有者占有,他们的生活水平必然明显下降。

出人意料的是,奥菲卢斯对自己的土地被没收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反而非常镇静,贺拉斯记录了他所说的话:

在平常的日子,如果没有好的理由,

我一般只吃蔬菜和腌火腿,如果很长时间没见面的一个朋友拜访我,或者下雨天,我不去田间劳作,一个邻居来串门——一个受欢迎的朋友,我们会好好地吃一顿,不是从城里买来的鱼,而是小母鸡或是小山羊;不久餐后甜点上来了,它们是葡萄干、坚果和裂开的无花果。然后我们开始了喝酒游戏,输的人要被处以罚金,我们还向谷类女神(Ceres)祈祷——“让谷物节节长高吧!”——展开紧皱的额头,用酒来驱散忧愁。^④

通过这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奥菲卢斯的日常生活,平时吃的是蔬菜和腌火腿。但当朋友或邻居来拜访的时候,主人就会盛情款待,食品种类还是比较丰富的:小母鸡、小山羊、葡萄干、坚果和无花果。这些都是自己饲养和种植的家产之物,奥菲卢斯不会去城里买鱼。由此可见,当时农民的生活主要依赖家产之物,很少买外来之物,商品经济并不发达。酒是不可缺少的宴会饮品,他们赌酒娱乐,用酒来驱散忧愁,从贺拉斯在其他诗歌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些酒也应该是这些农民自己酿造的^⑤。在宗教生活方面,这些意大利农民虔诚敬神,经常祈祷丰收。

为什么被没收土地而沦为佃农的意大利农民还能如此平静而快乐地生活呢?贺拉斯借奥菲卢斯之口,给我们提供了答案:

让命运女神愤怒并搅起新的混乱吧,她怎能夺走我们的快乐?当这块土地的新的占有者到来的时候,我和我儿子们的给养怎能减少?我说他是“占有者”,因为事实上,自然女神并没有使他或者我或者任何人成为这块土地的绝对的主人。他把我们赶走,他也同样会被剥夺这块土地,或因无能,或因法律的改变,或因他死在了活得更长的继承人的前面。现在,这块土地在乌姆布雷努斯(Umbrenus)名下,不久前它却在奥菲卢斯名下,它不会永远属于某一个人,而只是转移它的使用

① Augustus, *Res gestae*, 10. 2.

②③④⑤ Horace, *Satires*, 2. 2. 114—115; 2. 2. 114—115; 2. 2. 116—125; 2. 4. 51—54.

权,时而属于我,时而属于别人。因此要勇敢地生活,用勇敢的心面对命运的打击。^①

这不是一个农民的语言,而是一个哲学家的语言,即便一个农民能践行这种思想,也不会把它总结得如此深刻。由此可见,这是贺拉斯把自己的思考通过一个农民之口表达了出来,其核心观点是面对“财产的不确定性”,人们应该理性和快乐地生活。在奥古斯都时代,内战及外战让意大利很多人背井离乡,或命丧沙场,或客死他乡,自己的财产或因死亡,或因法律的改变,或因经营不善而转瞬间就可成为他人所有,在这种极端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生活成为每个人必须面对的问题,贺拉斯给出了答案:“要勇敢地生活,用勇敢的心面对命运的打击。”这在事实上是面对不确定的命运的一种无奈选择,是在波诡云谲的奥古斯都时代为遭遇不幸的意大利人提供的一种生活指导。它虽然不可能是所有意大利人都能拥有的生活,但却是贺拉斯经过自己深刻的思考后对在乱世的不确定的情况下如何生活下去的最好回答。

(五)文化

在吸收希腊文化的基础上,意大利和罗马共同融合成了统一的罗马—意大利文化:“我建成一座纪念碑,它比青铜更持久,比金字塔更雄伟,腐蚀的雨和狂暴的风都不能把它摧毁,无穷的年轮和时间的流逝也不能把它磨损半分。”^②

从文化属性来看,贺拉斯认为奥古斯都时期的意大利人已经具有了与罗马人相同的文化属性。在公元前53年的卡雷(Carrhae)战役中,克拉苏率领的主要由马西安人和阿普利亚人组成的罗马军队被帕提亚人击败,克拉苏被杀,幸存的战士被帕提亚人俘虏^③。马西安人是中意大利的一个民族,他们和来自南意大利的阿普利亚人一样,以骁勇善战著称。贺拉斯理所当然地把这两个民族都贴上了罗马人的标签。在他看来,这两个民族都应具有罗马人的文化属性,即使被帕提亚人俘虏也应该坚持罗马的文化属性:神圣的盾、罗马人的名字、托加

(罗马长袍)和永恒的维斯塔(圣火维斯塔女神),因为罗马文化凝聚力的中心——朱庇特神殿和罗马城——依然存在。贺拉斯对他们背叛罗马文化而安然生活在敌国的领土深表愤怒。从贺拉斯的诗歌反映的情况来看,奥古斯都时期的意大利人在罗马人看来已经具有了与罗马人相同的文化属性。

贺拉斯强调,意大利人与罗马人一样都应该虔敬罗马的神灵,不然就会给罗马带来灾难:

啊,罗马人,尽管你无罪,你也要替你的祖先赎罪,直到你重修破碎的神庙,直到你重塑烟熏的神像。只有虔诚地成为神的仆人,你才能统治别人,神创造万物,神又决定结果!因迁怒于意大利人的不敬,神给悲惨的他们降下了无数的灾难。^④

在这段材料中,罗马人与意大利人混用,表明在贺拉斯眼里,罗马人与意大利人在文化属性上已经完全一致,虔敬神灵应该是他们共同的宗教生活,如果亵渎神灵,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就会受到神的惩罚,遭到灭顶之灾。

作为政治共同体的罗马和意大利的出现,使贺拉斯在诗歌中最终确立罗马—意大利文化共同体成为可能,也成为一种必要的铺垫。在《诗体书简》2.1(*Epistle*2.1)中,贺拉斯虽从强调奥古斯都负责意大利的政治事务开始,但该诗的主旨是把罗马和意大利从一个政治共同体升华到一个文化共同体。成熟的政治共同体是文化共同体能够形成的前提。在《诗体书简》2.1(*Epistle*2.1)中,贺拉斯特别描写了奥古斯都负责意大利的事务:

您独自承担这么多伟大的事业——
用武力保卫意大利的疆土,用道德维护意大利的声誉,用法律改革意大利的制度。^⑤

由此看来,奥古斯都已经把一个成熟的罗马和意大利的政治共同体展现在罗马人面前,这是形成文化共同体的前提条件,而贺拉斯则责无旁贷地在

① Horace, *Satires*, 2. 2. 126—136.

②④ Horace, *Odes*, 3. 30. 1—5; 3. 6. 1—8.

③ Dio Cassius, *Roman History*, 40. 12—28.

⑤ Horace, *Epistles*, 2. 1. 1—3.

罗马—意大利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中承担起引导作用,事实上他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贺拉斯建议元首做好自己的工作,而他则承担起文化建设的重任。对于罗马—意大利文化的未来,诗人充满自信,在这一前所未有的历史转折时刻,要想建立统一的罗马—意大利文化共同体,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权威的树立至关重要,那就是对奥古斯都的个人崇拜。贺拉斯列举了一些为人类作出贡献的准神——罗穆洛斯(Romulus)、酒神巴克斯(Liber)、帕勒克斯(Pollux)、卡斯托尔(Castor)和大力神(Hercules)。这些准神在取得巨大功绩之后,都被请入神庙^①。贺拉斯不但认为奥古斯都的成就可以和这些准神相提并论,甚至认为这些受到崇拜的准神的成就就是奥古斯都个人成就的一种汇集,天才的奥古斯都应该代替上面诸位准神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这显然是为倡导奥古斯都个人崇拜的宗教政策服务的。在倡导对奥古斯都的个人崇拜之后,贺拉斯直言不讳地反驳了当时非常流行的观点——古代作品优于当代作品。他声称,这种厚古薄今的观点与对奥古斯都的崇拜格格不入,因为奥古斯都本人就是一个新生的强权人物,如果厚古薄今的观点成为主流,奥古斯都的权威将不复存在,罗马—意大利文化共同体也就失去了立足的基础。

对古典和传统的解释在贺拉斯看来应该归属于诗人。他支持确立诗人作为道德教师和伟人成就记录者的特权地位,认为诗人可以训练孩子柔嫩而发音不清晰的嘴唇,使孩子的耳朵远离粗鄙的表达,用和蔼的训诫来塑造心灵,纠正粗鲁、嫉妒和愤怒,用经典的故事来教育年轻一代,给无助的人和患有心理疾病的人带来慰藉,甚至可以抚慰天上诸神和地下诸神^②。贺拉斯把罗马持续的霸权归功于诗人等文化精英对动态的不断修正的文学传统的支持,并把拉丁文化塑造成一种罗马精英支配的吸收型的罗马—意大利文化。这种文化是以奥古斯都建立的罗马—意大利政治共同体为基础的。在政治方面塑造奥古斯都的个人崇拜和权威地位,而贺拉斯作为文化巨擘则充当构建罗马—意大利文化共同体的急先锋,施展自己的文学才华,树立自己的文化权威地位,从而能最大限度地推进罗马—

意大利文化共同体的构想,使自己的文化理念在整个意大利得以传播。贺拉斯的文化理想和奥古斯都的政治抱负的关系在《颂诗》3.30(Odes3.30)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在这首诗中,诗人写道:

我建成一座纪念碑,它比青铜更持久,比金字塔更雄伟,腐蚀的雨和狂暴的风都不能把它摧毁,无穷的年轮和时间的流逝也不能把它磨损半分。我不会完全死去,我的大部分会躲过死神。只要大祭司和沉默的维斯塔贞女还登卡庇托尔山,我的名声就会越来越大,随着后代的颂扬,新的荣光会与日俱增。在这奥菲德斯河(Aufidus)水声回响的地方和达乌努斯(Daunus)统治过的干旱土地上,我虽出身卑微,却取得显赫功绩,因为我首先把伊奥利亚的韵律引入了意大利的诗篇。墨尔波墨涅,请接受你当之无愧的殊荣,高兴地在我的头上戴上阿波罗的桂冠。^③

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诗人的文化影响力还须战场上的军事胜利和奥古斯都的政治保障才能得以施展。在推进罗马—意大利文化共同体的进程中,奥古斯都是政治权威,贺拉斯是文化巨擘,二人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则材料还显示出贺拉斯所倡导的罗马—意大利文化共同体的基本雏形,这个文化共同体里有罗马的元素——“只要大祭司和沉默的维斯塔贞女还登卡庇托尔山”,这是罗马—意大利文化共同体的政治保证;这个文化共同体里还有希腊的元素——“伊奥利亚的韵律”,这是罗马—意大利文化共同体的源头;这个文化共同体里更有意大利的元素——“奥菲德斯河水声回响的地方和达乌努斯统治过的土地”,这都是意大利的地区,是这个文化共同体赖以生存的土壤。作为来自意大利的罗马人,贺拉斯在奥古斯都的政治保障下,把希腊的韵律引入了意大利的诗篇,并且得到司职诗歌的缪斯女神墨尔波墨涅的认可,戴上了阿波罗的桂冠。这是希腊、罗马和意大利文明共同的成就。从这种文化体系的多元构成来看,罗马—意大利文化无疑是一种吸收型的多元文化,这种文化类型显

①② Horace, *Epistles*, 2. 1. 5—7; 2. 1. 126—138.

③ Horace, *Odes*, 3. 30. 1—16.

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罗马文化自身的长处,吸收作为文明滥觞的希腊文化,融合周边的意大利文化,实现罗马的长治久安和世界帝国梦想,同时也能成就贺拉斯的不朽:“我不会完全死去,我的大部分会躲过死神。”

三、结语

与古典作家和近现代作家重视研究意大利的政治归属、经济状况和文化属性不同,贺拉斯的诗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问题的五个方面:地理环境、民族构成、政治归属、经济状况和文化属性。在地理上,贺拉斯诗歌中的意大利是一个区别于罗马城和罗马国家的地域实体,他还进一步明确了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的地理概念,为我们生动描绘了一幅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人在意大利半岛旅行的珍贵画面。关于生活在意大利的民族,贺拉斯重点介绍了家乡的阿普利亚人,为我们展示了这一古老意大利民族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生活状况和性格特征。尽管贺拉斯在意大利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构成上凝聚了更多的家乡情结,有用

家乡和家乡人之一隅代替意大利和意大利人全貌的倾向,但还是为我们提供了从这两方面管窥意大利和意大利人的珍贵素材。对于奥古斯都时代意大利的政治归属问题,同古典作家和近现代作家一样,贺拉斯认为意大利在政治上归属于罗马,但其诗歌作品的特点决定了他的表述更加情感化和个性化,我们听到更多的是一种罗马公民集体情感的表达。对于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的经济状况,贺拉斯不同于古典作家和近现代作家侧重于从宏观的角度进行叙述,而是抓住了一个被没收土地的意大利农民的典型来进行解读,同时融入了自己的哲学思考,为我们从微观的角度看待当时的意大利经济提供了一个绝佳案例。在如何认识奥古斯都时期罗马—意大利文化的属性上,贺拉斯认为罗马和意大利最终融合成的文化是吸收型的多元文化。这是对西塞罗和维吉尔等人所倡导的罗马—意大利文化是以罗马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扩张型文化的一种修订。贺拉斯的意大利观是一个古罗马诗人对意大利的立体印象。

(责任编辑 蒋重跃 责任校对 蒋重跃 侯珂)

Italy in Roman Poetry of the Augustan Era: A Research Based on Horace's Works

YUE Cheng

(School of History, BNU, Beijing 100875; College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What was the Romans' perspective on Italy in the Augustan era? This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ssues to solve for the scholars who study the history from the end of the Roman Republic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Roman Empire. To look for the answer in the works of the famous poets of the Augustan era is a new attempt, and its significance is remarkable. Horace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poets in the Augustan era, whose works typifies Italy in his min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Horace, Italy was a regional entity which was distinguished from the city of Rome and the state of Rome;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the Apulians in his hometown manifested Italian ethos, and the Apulians had merged into a whole with the Romans; Italy undoubtedly belonged to the Roman Empire in political affiliation; The family life of tenant farmers had become a common phenomenon of economic life in Italy; On the basis of assimilating Greek culture, the unified Roman—Italian culture had formed. Italy in Horace's poetry is the generaliz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the Romans' view on Italy in that era. Horace's view on Italy can help us to cogniz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of Italy in the Augustan era from a profile and an altitude, therefore understanding his view on Italy can enrich the research of Roman history nowadays.

Key words: Horace; poetry; Rome; Italy; the Roman Empire; Augustus